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王鉞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注疏卷十一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洪範

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傳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

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以箕子歸作洪範傳

歸錫京箕子作之音義

勝商證反父音甫範音范錫胡老反本又作鄒武王所都

也疏

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爲殷後以箕子歸錫京訪以天道箕子爲陳天地之

大法敘述其事作洪範此惟當言箕子歸耳乃言殷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爲文上武成序云武王伐殷故此言勝之下微子之命序云黜殷命殺武庚故此言立之序言此以順上下也傳正義曰放桀也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耳本紀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爲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爲字故傳言一名祿父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者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

子作之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洪範傳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疏

正義曰此經開源於

首復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日至威用六極言禹第叙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

成典教耳傳正義曰  
洪大範法皆釋詁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

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王乃言曰嗚呼

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傳隲定也天不言而默

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我不知其彝倫攸

敘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音義

陰默也馬云覆也隲之逸反馬云升也升猶  
舉也舉猶生也相息亮反助也彝以之反疏正義曰

陳王問已之年被問之事惟文王受命十有三祀武王  
訪問於箕子即陳其問辭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此上天

不言而默定下民佑助諧合其安居使有常生之資我  
不知此天之定民常道所以次叙問天意何由也傳正  
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  
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  
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  
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  
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以次在武成之後  
故知先告武成也騷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  
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  
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  
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和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  
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  
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  
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  
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  
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沉吟乃問思慮乃

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陽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叙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也異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傳陞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傳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傳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彝倫攸敘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

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叙

**音義**

徐繇工本反陞音因汨工忽反行戶庚反畀必二反

紀力反本或作極

**疏**

正義曰箕子乃言答王曰我聞在昔

陳其五行而逆天道也天帝乃勅其威怒不與鯀大法

九類天之常道所以收也鯀則攷殛至死不赦禹以聖

德繼父而興代治洪水決道使通天乃錫禹大法九類

天之常道所以得其次叙此說其得九類之由也傳正

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陘水刊謂塞

其井斬其木是陘爲塞也汨是亂之意故爲亂也水是

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

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

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界與釋詁文敗敗相傳訓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為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為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為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傳鯀殛謂被誅殺故辨之云放鯀至死不赦也嗣繼釋詁文三代以還父罪子廢故云廢父興子堯舜之道賞罰各從其實為天下之至公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繫天

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計數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敘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叙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教有疎密三皇以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既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

行之從之則治違之則亂故此  
說常道攸敘攸數由洛書耳

初一日五行傳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次二曰敬用  
五事傳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次三曰農用八政傳  
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次四曰協用五紀傳協和也和  
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傳皇大極中也  
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次六曰乂用三德傳治民必用  
剛柔正直之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傳明用卜筮考疑  
之事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

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

禹所第叙音義

農馬云食為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嚮許亮反又許兩反沮在汝反此已上時

掌反禹所第叙禹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漢書五行志以初一已下皆洛書文也疏曰正義

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日五行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

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常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

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傳正義曰鄭玄云

農讀為醲則農是醲意故為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也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為

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為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

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為二疇也協和釋詁文天  
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  
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  
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  
天之歷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  
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皇大釋詁  
文極之爲中常訓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  
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  
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貧弱等六者皆謂窮  
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  
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爲善沮止也止其爲  
惡福極皆上天爲之言天所以嚮望勸勉人用五福所  
以畏懼沮止人用六極自初一日已下至此六極已上  
皆是禹所次第而叙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知  
此九者皆禹所第也禹爲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  
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

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為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禍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禍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為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有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悲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

所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魚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為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為五休失為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為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已之福極嚮威相反不可一言為目故別為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為疇所以共為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為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為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為五福若失則不能為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為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為國風



馬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即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傳皆其

生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木曰曲

直金曰從革傳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土爰稼穡

傳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潤下作鹹傳水鹵

所生炎上作苦傳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傳木實之性從

革作辛傳金之氣稼穡作甘傳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

下箕子所陳音義

炎榮鉗反上時掌反又如字下同操如酉反鹹音咸鹵音魯

疏

正義

曰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  
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  
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書傳  
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  
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裏二  
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  
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傳  
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  
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  
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  
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  
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  
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  
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

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  
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  
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  
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  
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  
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  
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  
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  
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  
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  
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  
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易  
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  
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是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木  
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此亦言其性也揉曲直者為  
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為器也木可以揉

今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則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鄭玄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稼是惜也言聚蓄之可惜也共為治田之事分為種斂二名耳土上所為故為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為名非是土之本性生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為二由其體異故也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

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為金之氣味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二五事一曰貌傳容儀二曰言傳詞章三曰視傳觀正

四曰聽傳察是非五曰思傳心慮所行貌曰恭傳儼恪

言曰從傳是則可從視曰明傳必清審聽曰聰傳必微

諦思曰睿傳必通於微恭作肅傳心敬從作乂傳可以

治明作哲傳照了聰作謀傳所謀必成當睿作聖傳於

事無不通謂之聖音義

貌本亦作額視常止反徐市止反思如字徐息吏反下同儼魚

檢反諱音帝睿悅歲反馬云通也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當丁浪反

疏

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為三

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貌是容儀舉身之大名也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一人之上有此五事也貌必須恭言乃可從視必當明聽必當聰思必當通於微密也此一重即是敬用之事貌能恭則心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照哲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成聖也此一重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主為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為天下之本也五事為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

戊桑殺之下云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雖雉之下  
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  
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未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  
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  
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  
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  
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  
土在內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傳正義曰此五事  
皆有是非論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又引詩云思無邪故此五事皆有是非也此經  
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為之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  
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  
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  
慮所行使行得中也傳於聽云察是非明五者皆有是  
非也所為者為正不為邪也於視不言視邪正於聽言  
察是非亦所以互相明也必通於微以上此一重言敬

用之事貌戒情容故恭為儼恪曲禮曰儼若思儼是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禮則人遠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清徹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審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鄭玄云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為不乖刺也此據人主為文皆是人主之事太甲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卽此是也於事無不通之謂聖以上此一重言所致之事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清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照哲也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為謀必當故聽聰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



通以是名之為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玄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皆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意休徵咎徵皆肅又所致若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慈智也鄭本作哲則

請為哲

三八政一曰食傳勤農業二曰貨傳實用物三曰祀傳敬鬼神以成教四曰司空傳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傳主徒眾教以禮義六曰司寇傳主姦盜使無縱七曰

賓傳禮賓客無不敬八曰師傳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

練音義

縱子用反或作從音同卒子忽反

疏

正義曰八政者人主施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

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於人最急故教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為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為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疆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為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為八

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為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  
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  
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鄭玄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  
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  
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  
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  
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  
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也卽如鄭王之說自  
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  
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  
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  
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八非取  
職之先後也傳正義曰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為人  
用故為用物旅葵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  
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  
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

是寶物也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大具矣經言賓師常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為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為師也所任必良任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四五紀一曰歲傳所以紀四時二曰月傳所以紀一月三曰日傳紀一日四曰星辰傳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

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五曰歷數傳歷數節氣之度

以為歷敬授民時音義

宿音秀迭田節反見賢遍反

疏

正義曰五紀者五事為天

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為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厯數算日月行道所厯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厯。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厯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次者。歲統月月日星辰見於天。其曰厯數總厯四者。故歲為始。厯為終也。傳正義曰。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火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

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  
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叙氣節也氣節  
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二十四氣  
一為節氣為月初也一為中氣為月半也以彼迭見之  
星叙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  
語寡人辰而莫國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  
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  
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  
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  
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  
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  
二會以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  
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  
不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天以積氣無形二十  
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  
餘日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

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八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歷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歷數不言紀者歷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傳斂是五福之道以為教用布與衆民使慕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

極傳君上有五福之教衆民於君取中與君以安中之善言從化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傳民有安中之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

下皆大為中正音義

比此志反注同

疏

正義曰皇大也極中也此教治下民當使大

得其中無有邪僻故演之云大中者人君為民之主當大自立其有中之道以施教於民當先敬用五事以欽聚五福之道用此為教布與衆民使衆民慕而行之在上能教如此惟是其衆民皆敬上所為無不於汝人君取其中道而行積久漸以成性乃更與汝人君以安中之道言皆化也若能化如是凡其衆民無有淫過朋黨之行人無有惡相阿比之德惟皆大為中正之道言天下衆民盡得中也傳正義曰此疇以大中為名故演其



大中之義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欲使人主先自立其  
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則謂之中中庸所  
謂從容中道論語允執其中皆謂此也九疇為德皆求  
大中是為善之總故云謂行九疇之義言九疇之義皆  
求得中非獨此疇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  
特叙以為一疇耳五福生於五事五事得中則福報之  
斂是五福之道指其敬用五事也用五事得中則各得  
其福其福乃散於五處不相集聚若能五事皆敬則五  
福集來歸之普敬五事則是敬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  
事為教布與衆民則衆民勸慕為之福在幽冥無形可  
見敬用五事則能致之斂是五福正足敬用五事不言  
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斂是五福以為教者福是善之見  
者故言福以勸民欲其慕而行善也汝者其子汝王也  
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須人君教一乃得為善  
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衆民於君此中保訓安  
也既學得中則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以大中嚮

君是民與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從君化也民有安中之善非中不與為交安中之人則無淫過朋黨之惡無有比周之德朋黨比周是不中者善多惡少則惡亦化而為善無復有不中之人惟天下皆大為中正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傳民哉有

道有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錄叙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傳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懼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傳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傳不合於中之人汝與

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免進無虐熒獨而畏

高明傳熒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

貴者不枉法畏之音義

羅馬力馳反又來多反行下孟反好呼報反下遐嫁反無虐馬

本作亡侮熒岐扁反疏

正義曰又說用人為官使之大疏中凡其衆民有道德有所為有

畏如字徐云鄭音威所執守汝為人君則當念錄叙之用之為官若未能如

此雖不合於中亦不惟於咎惡此大色則受取之其受人之大法如何乎汝當和安汝之

顏色以譙下人彼欲仕者謂汝曰我所好者德也汝則與之以福祿隨其所能用之為官是人庶幾必自勉進

此其惟為大中之道又為君者無侵虐單獨而畏忌焉明高明謂貴寵之人勿枉法畏之如是即為大矣傳

正義曰戢斂也因上斂是五福故傳以戢言之戢文兼

下三事民能斂德行智能使其身有道德其才能有所施為用心有所執守如此人者汝念錄叙之宜用之為官也也有所為謂藝能也有執守謂得善事能守而勿失言其心正不逆邪也不合於中不罹於咎謂未為大善又無惡行是中人已上可勸勉有方將者也故皆可進用以大法受之大法謂用人之法取其所長棄瑕錄用也上文人君以大中教民使天下皆為大中此句又令不合於中亦用之者上文言設教耳其實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不可使皆合大中且庶官交曠卽須任人不可待人盡合大中然後叙用言各有為不相妨害安汝顏色以誨下人其此不合於中之人此人言曰我所好者德也是有慕善之心有方將者也汝則與之爵祿以長進之上句言受之謂始受取此言與爵祿謂用為官也不合於中之人初時未合中也汝與之爵祿置之朝廷見人為善心必慕之則是人此其惟大中之道為大中之人言可勸勉使進也荀卿書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斯言信矣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此傳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詩云獨行皚皚是為單謂無兄弟也無子曰獨王制文高明與皚獨相對非謂才高知寵貴之人位望高也不枉法畏之即詩所謂不畏強禦是也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皚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據君小劉以為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傳功

能有為之士使進其所行汝國其昌盛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傳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傳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傳於其無好德之人汝

雖與之爵祿其為汝用惡道以敗汝善音義

其行如字徐下孟反

其為于疏

正義曰此又言用臣之法人之在位者有才偽反能有所為當褒賞之委任使進其行汝國其

將昌盛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復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盡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於

汝國家是人於此其將詐取罪而去矣於其無好德之人謂性行惡者汝雖與之福賜之爵祿但本性既惡必

為惡行其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言當任善而去惡傳正義曰功能有為之士謂其身有才能力所為有成

功此謂已在朝廷任用者也使進其行者謂人之有善若上知其有能有為或以言語勞來之或以財貨賞賜

之或更任之以大位如是則其人喜於見知必當行自進益人皆漸自修進汝國其昌盛矣凡其正直之人皆

謂臣民有正直者爵祿所設正直是與已知彼人正直  
必當授之以官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言  
其非徒與官而已又當數加燕賜使得其歡心也授之  
以官爵加之以燕賜喜於知己荷君恩德必進謀樹功  
有好善於國家若雖用為官心不委任禮意疎薄更無  
恩紀言不聽計不用必將奮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  
能使正直之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使其詐取罪而去  
也無好對有好好為有善也無好德之人謂彼性不  
好德好惡之人也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傳紀言  
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定本作無惡者疑誤耳  
不好德者性行本惡君雖與之爵祿不能感恩行義其  
為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也易繫辭云无咎者善補  
過也咎是過之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傳偏不平陂不正  
別名故為惡耳

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傳言無有亂為私好惡動必循先王之道  
道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傳言開闢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傳言辯治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傳言所行無反道不  
正則王道平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傳言會其有中而  
行之則天下皆歸其有中矣音義

岐音祕舊本作頗音善多反好呼報反惡

鳥路反注同闢婢亦反

疏

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岐曲動循

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  
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  
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



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中有中  
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言人皆  
謂此人為大中之人也傳正義曰不平謂高下不正為  
邪僻與下好惡反側其義一也偏頗阿黨是政之大患  
故箕子殷勤言耳下傳云無有亂為私好私惡者人有  
私好惡則亂於正道故傳以亂言之會謂集會言人之  
將為行也集會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行實得中則天下  
皆歸其為有中矣天下者大言之論語云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此意與彼同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傳

曰者大其義言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失其常則人  
皆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傳凡其衆民中心之所陳言

凡順是行之則可以近益天子之光明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傳言天子布德惠之教為兆民之父母

是為天下所歸往不可不務音義

近附近

疏

正義曰既言有中矣

為天下所歸更美之曰以大中之道布陳言教不使失是常道則民皆於是順矣天且其順而況於人乎以此之故大中為天下所歸也又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於天子為貴凡其衆民中和之心所陳之言謂以善言聞於上者於是順之於是行之悅於民而便於政則可近益天子之光明矣又本人君須大中者更美大之曰人君於天所布德惠之教為民之父母以是之故為天下所歸往由大中之道教使然言人君不可不務大中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傳能正人之曲直二曰剛克傳剛能  
立事三曰柔克傳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傳世  
平安用正直治之彊弗友剛克傳友順也世強禦不順  
以剛能治之變友柔克傳變和也世和順以柔能治之  
沈潛剛克傳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高明柔  
克傳高明謂天言天為剛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時喻臣  
當執剛以正君君亦當執柔以納臣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惟辟玉食傳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傳在位不敦平則下民僭差

音義

克馬云勝也禦魚呂反治直吏反變息協反辟徐補亦反王食張晏注漢書云王食珍食也韋昭云

諸侯備珍異之食頗普多反僻匹亦反僭子念反忒他得反馬云惡也

疏

正義曰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張

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剛克言剛強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說隨時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強禦不順之世用剛能治之和順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張弛隨時而用又舉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剛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剛強矣而有柔能順陰陽之氣也以喻臣道雖柔當執剛以正君君道雖剛當執柔以納臣也既言君臣之交

剛柔遞用更言君臣之分貴賤有恒惟君作福得專賞人也惟君作威得專罰人也惟君玉食得備珍食也為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必於汝君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必害於汝臣之家必於汝君之國言將得罪喪家且亂邦也在位之人用此大臣專權之故其行側頗僻下民用在位頗僻之故皆言不信而行差錯傳正義曰剛不恒用有時施之故傳言立事柔則常用以治故傳言能治三德為此次者正直在剛柔之間故先言二者先剛後柔得其教矣上肅意與孔同鄭玄以為三德人各有一德謂人臣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友是和順之名故為順也傳曰變和也釋詁文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為之故傳三者各言在世世平安雖時無逆亂而民俗永和其下猶有曲者須在上以正之故世平安用正直之道治之世有強禦不順非剛無以制之故以剛能治之世既和順風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鄭玄以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

注云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著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具有中和之行著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與孔不同中庸云博厚配地高明配天高而明者惟有天耳知高明謂天也以此高明是天故上傳沈潛謂地也文五年左傳云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是言天亦有柔德不干四時之序也地柔而能剛天剛而能柔故以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執柔以納臣也作福作威玉食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辟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已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

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傳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傳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曰雨曰霽傳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曰蒙傳蒙陰闇曰驛傳氣落驛不連屬曰克傳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曰貞曰悔傳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凡七傳卜筮之數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

則從二人之言傳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  
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  
三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傳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  
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傳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  
同於吉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傳動不違衆故後世遇  
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傳三從二逆中



吉亦可舉事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傳君  
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  
士逆吉傳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傳二從三逆龜筮相  
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龜筮共違于人  
傳皆逆用靜吉用作凶傳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音義  
著音尸霽子細反蒙武工反徐亡鉤反驛音亦注同屬  
音燭占用二馬云占筮也行以淺反逢馬云大也冠官  
喚疏正義曰稽疑者言王者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  
反疏者而建立之以為卜筮人謂立為卜人筮人之官

也既立其官乃命以卜筮之職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霽兆氣蒙闇也曰圉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曰貞謂內卦也曰悔謂外卦也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行其變立是知卜筮人使作卜筮之官其卜筮必用三代之法三人占之若其所占不同而其善鈞者則從二人之言言以此法考正疑事也傳正義曰龜曰卜著曰筮曲禮文也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亦立也復言之耳鄭王皆以建立為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為卜人筮人兆相交錯五者卜筮之常法者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壘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云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蒙是闇之義故以霽為兆蒙是陰闇也圉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

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霽為氣連蒙間也王肅云園霍驛消滅如雲陰霽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園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霽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竊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泰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又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

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始二名互相明也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兩霽蒙騊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又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處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畀周寃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

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從賢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

問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小事若小事不必詢於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為一又總羣臣為一也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著名故不須改也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三從二逆中吉者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吉同也方論

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臣等也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為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跡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人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

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傳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之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謂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為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



逆君配龜從為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在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本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大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過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

能依禮  
故也

八庶徵傳

正義曰庶衆也徵驗也王者用九疇為大中稽疑以上為善政則衆驗有美惡以為人

上自曰雨至一極無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叙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

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居當以常德齊正下民曰

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

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

驗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傳言五者備至各以

次序則衆草蕃滋廡豐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一者

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叙音義

陽音陽乾音干煖乃管反長丁大疏正義曰將說其驗

反蕃音煩廡無甫反徐莫杜反

疏

先立其名五者行

於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

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

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

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更述時與不時

之事五者於是來皆備凡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其

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謂來以時也若

不以時五者之內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缺無不至

尚書注疏

二九

亦凶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備極亦凶缺無亦凶其餘

四者亦然傳正義曰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

以烜之日暘也烜乾也是雨以潤物暘以乾物風以動

物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

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

云燠暖也舍人曰燠溫暖也是燠暖為一故傳以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時而至所以為衆事之驗也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日二日者為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為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火沴土如彼五之不審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

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行，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陰順時爲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爲咎也。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故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百物蕃滋，庶豐也。釋詁：又庶，豐茂也。草蕃，庶言草滋多而茂盛也。下言百投，用成此言衆草蕃庶者，舉草茂盛則投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不時失叙者，此謂不以時來，其至無次序也。一者，備極過甚，則以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去而不來也。卽下云：恒雨，若恒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刑，去來正反。恒雨，則無暘；恒寒，則無燠；恒雨，亦凶；恒寒，亦凶；無燠。

亦凶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  
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曰休徵傳敘美行之驗曰

肅時雨若傳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乂時暘若傳君行

政治則時暘順之曰哲時燠若傳君能照哲則時燠順

之曰謀時寒若傳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傳

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音義

行下孟反治其職皆同哲之設反

徐音制疏正義曰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

又音哲疏行致以時之驗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則雨

以時而順之曰人君政治則暘以時而順之曰人君照  
哲則燠以時而順之曰人君謀當則寒以時而順之曰  
人君通聖則風以時而順之此則  
致上文各以其次序庶草蕃庶也  
曰咎徵傳敘惡行之

驗曰狂恒雨若傳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曰僭恒暘若

傳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豫恒燠若傳君行逸豫則

常燠順之曰急恒寒若傳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蒙恒

風若傳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音義

答其九反豫羊疏  
庶反徐又音舒

正義曰上既言失次序覆述失次序之事曰急行致備

極之驗何者是也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君行僭

差則常暘順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曰君行急躁

則常寒順之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此即致上文一

極備凶一極無凶也傳正義曰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

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雷從龍風從虎

水流濕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

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

對爾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人也明不照物則行自  
逸豫故豫對智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  
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  
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舒遲也王肅  
云舒情也以對照智故為遲情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  
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  
云蒙替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替蒙所見冒  
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曰王省惟

歲傳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惟月傳

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惟日傳衆正官之吏

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日時無易傳各順常百

穀用成又用明傳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



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傳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日月歲時既易傳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百穀用不

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傳君失其柄權臣

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

**音義**

省息并反  
別彼列反

**疏**

正義曰既陳  
五事之休咎

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之省職兼總

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衆正官之長

各治其職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

月日者言皆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

而歲豐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

章在官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若王也卿士

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

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

大邑曰庫

尚書注疏

卷三

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則致善不中則致惡歲月日無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惡乃大於庶徵故於此叙之也傳正義曰下云庶民惟星以星喻民知此歲月日者皆以喻職事也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為省也王之所省職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無喻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日月也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太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

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  
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

星有好雨傳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

雨亦民所好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傳日月之行冬夏

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大小各有常法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傳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

民欲亦所以亂音義

好呼報反

疏

正義曰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又言民各有心須

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言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道喻君臣為政小大各有常法若日月失其常道則天氣從而改焉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

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  
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傳正義曰星之  
在天猶民之在地星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  
衆民惟若星也直言星有好風不知何星故云箕星好  
風也畢星好雨亦如民有所好也不言畢星好雨具於  
下傳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  
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  
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  
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  
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  
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  
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  
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  
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  
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

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畧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于經經筭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則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筭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鼃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

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傳百二十年二曰富傳財豐備三曰康寧傳無疾病四曰攸好德傳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傳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短折傳動不過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言辛苦二曰疾傳常抱疾苦三曰憂傳多所憂四曰貧傳困於財五曰

惡傳醜陋六曰弱傳

尫劣音義

橫華孟反又如字凶馬云終也折持設反又之

舌反尫烏黃反

疏

正義曰五福者謂人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貨也三曰康寧

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德也五曰考終命  
成終長短之命不橫夭也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  
山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痛三曰憂  
常多憂四曰貧困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  
力阨劣也五福六極天寶得為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  
於世有此福極為善致福為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  
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較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  
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  
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序傳正義曰人之大期百年  
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年者故傳以 longest 者言之未  
必有正文也人所嗜好泉諸上天性之所好不能自己  
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  
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  
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鄭云民皆好有德也王  
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為福洪範以人君為主上之  
所為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成十

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歿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動不遇吉者解凶也傳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六十折又半為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厄之事在身故為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覲曰凶未覲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凶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凡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志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



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傳賦宗廟彝器酒罇

賜諸侯作分器傳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音義

班本

又作般音同分扶問反注同

疏

正義曰武王既以勝殷制邦國以封有功者為諸侯既封為國君乃

班賦宗廟彝器以賜之於時有言誥戒勅史叙其事作分器之篇傳正義曰序云邦諸侯者立邦國封人

為諸侯也樂記云封有功者為諸侯詩賡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釋言云班賦也周禮有司尊彝之官鄭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為尊之法正然則盛鬯者為彝盛酒者為尊皆祭宗廟之酒器也分宗廟彝器酒尊以賦諸侯既封乃賜之也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注疏卷十一

尚書注疏卷十一考證

洪範序傳箕子作之疏不是史官敘述○陳雅言曰夏  
僎謂古者史官於人君言動無所不書豈有武王訪  
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官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此  
說極是且如孔說則於惟十有三祀一句雖說得通  
而於王訪于箕子一句說不通矣臣照按孔疏固非  
而陳雅言之非孔亦非也洪範固箕子所作蓋自惟  
十有三祀至箕子乃言曰皆史官所敘其下即據箕

子所陳之範述之耳非盡出于史官之筆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金履祥曰書十有三祀知  
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王訪于箕子知武王之不臣  
箕子

疏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  
臣召

南按左傳文五年甯嬴引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

克成六年或謂藥武子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然則  
春秋時多稱洪範為商書如稱大禹謨皋陶謨為夏

書矣又按經文明言十有三祀即泰誓之十有三年而史記殷本紀乃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云云則妄說也

惟天陰隲下民傳隲定也○史記宋世家作陰定下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傳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關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讀大戴禮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

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也又曰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

臣召南

按易繫辭言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似言二者並出於伏羲之世則之以畫卦也此經祇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洛書他經亦無明訓以九疇為本洛書自孔安國始劉歆班固又言之然亦未嘗謂洛書之數一在某方九在某位

也以明堂篇之數為法龜文又自鄭康成始宋世大  
儒並守其說皆因經有天乃錫禹之文意必有符瑞  
如河圖等物林之竒曰古人之語於其最重者必推  
於天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命曰天命誅曰天討莫非  
天也帝乃震怒不弔洪範九疇猶所謂天奪其魄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猶所謂天誘其衷又曰洪範之書  
非由數起其言天錫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林氏說  
盡掃前儒即朱子亦不能易其言矣

初一日五行傳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曾鞏曰五行行乎三才萬物之間又曰五事以下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次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庶徵與福極是也

協用五紀○協漢志引此經作肘

臣召南

按此篇今古

文俱有今文之本後世不傳而史記宋世家全載經



文漢書五行志所引五行傳即伏生大傳而夏侯始  
昌諸儒又增附之者也其經文有與古文殊異並記  
於此洪範九疇史記作鴻範九等次二曰敬用五事  
史記作二曰五事三曰八政至庶徵皆然惟九曰嚮  
用五福畏用六極與古文同然亦不言次九也漢志  
則初一次二次三云云並同古文而敬用五事作羞  
用五事顏注曰羞進也又用三德作艾用三德顏注  
曰艾讀曰又畏用六極與史記同蘇軾曰古字威畏

通用

建用皇極傳皇大極中也○朱子皇極辨曰自孔傳訓  
皇極為大中諸儒皆祖其說余知其必不然蓋皇者  
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四方望之以取  
正者也若北辰為天極脊棟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  
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義為尤近如舊說  
讀皇為大極為中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  
等語乎

臣召南

按朱子解皇極確矣但以大訓皇惟

孔傳則然伏生今文亦自作君字解漢志引傳曰皇  
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  
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此今文訓解皇字之明證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  
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曾鞏曰福之在於民則宜  
嚮之極之在於民則宜畏之林之竒曰孔傳非也自  
敬用至念用皆指人君之用豈於此二者獨言天之  
所用耶曾氏說是蓋嚮之畏之在人主心術之間耳

又傳此已上禹所第敘疏五行志悲載此一章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恐只是以數起之不是文如此臣召南按孔傳謂此以上禹所第敘五行以下箕子所陳說甚明白疏所引五行志謂洛書本文六十五字劉焯顧彪謂三十八字劉炫謂二十字穎達謂初一日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皆妄說也

一五行○金履祥曰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  
疇數

思曰睿傳必通於微○

臣召南

按馬融王肅張晏並訓

睿為通知睿字今古文所同也乃漢志引此經作思  
曰容容作聖注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似字畫異  
矣然字義猶同也乃志引傳曰思心者心思慮也容  
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似伏生書作  
容字畫字義並與古文不合未聞先儒有論此者

又疏太甲云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此本太甲文非說命也監本誤作說命今改正

明作哲傳照了音義哲之舌反徐之列反又之世反疏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愍智也鄭本作哲則讀為哲○臣照按哲字舊本作哲蓋哲哲古今字也哲從

日從折哲明也故從日而折聲其作西亦切者亦明也從日從折日則意而折則聲後人改日從口無義皇建其有極傳謂行九疇之義○項安世曰五行天之

綱五事人之綱八政人之紀五紀天之紀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稽疑決於天庶徵驗於天福極驗於人四者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合而言之皇極為綱八者又為目也李光地曰皇極一而已非如他疇有條目故釋其義惟曰皇建其有極言王者作君作師為天下表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音義陂音祕舊本作頗音普多反

○無陂史記作無頗

臣召南

按經文本作無偏無頗

唐元宗開元中詔改頗字為陂以頗與義音不協也  
唐書藝文志具載其事陸氏在唐初安知後當改陂  
而預為之音注乎此條蓋宋開寶中校定釋文所增  
入者

無有作好傳言無有亂為私好惡○為字監本訛無从  
舊本改正

于帝其訓○史記作于帝其順又是訓是行亦作是順  
是行臣浩按孔傳解于帝其訓云天且是順則漢初



訓順二字相通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傳沈潛謂地高明謂天○  
臣召南

按傳解二句非是因左傳謂天為剛德猶不干時遂為此解又以沈潛屬臣高明屬君尤不可信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史記作曰雨曰濟曰涕曰  
霽曰克周禮太卜注引此作曰雨曰濟曰圉曰蠱曰  
尅

傳五者卜筮之常法○  
臣召南  
按筮字當作兆各本

俱誤雨霽蒙園克與筮無涉也

三人占傳夏殷周卜筮各異疏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

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蔡元定曰舊說非是禹叙

洛書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臣召南按蔡說是也虞

書曰龜筮協從則唐虞以前自有占書明矣

五者來備疏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臣召南按五

行傳原本伏生其說貌屬水庶徵為雨言屬金庶徵

為暘視屬火庶徵為燠聽屬水庶徵為寒思屬土庶  
徵為風後儒未有易其說者朱子曰舊說錯亂吳斗  
南謂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又貌言  
視聽思皆以次第相屬蔡傳因之五行傳之說始為  
一變臣照按真德秀以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以類  
相從而李光地避之引而伸之作洪範說頗有裨于  
經蓋五行天事也協紀以推天之度稽疑以順天之  
心類也五事人事也敬用則建極矣敬不敬皆有徵

焉象見于天而吉凶被于民類也八政民事也八政以養而三治以教而五福六極行乎其中焉類也要惟皇極之所運旋洪範之大指也

曰豫○史記漢志作舒

曰王省惟歲○蘇軾曰自此以下至則以風雨五紀之傳也當在五曰歷數之下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傳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臣召南

按傳意是說王者不可違道以干民譽也

細味經意是說不可拂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朱子以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解之尤確

九五福○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人主以天下為福極也陳大猷曰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為先

四曰攸好德傳疏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

監本脫謂惡二字从舊本添

尚書注疏卷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萊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王瑄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注疏卷十二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旅獒 大誥

金縢 微子之命

序西旅獻獒傳西戎遠國貢犬犬保作旅獒傳召

公陳戒音義

獒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 疏正義曰 召時照反後召公皆倣此 西方之

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犬犬其名曰獒於是犬保召 公因陳戒史叙其事作旅獒傳正義曰西旅西方夷 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 犬名故云貢犬犬成王時召公為大保知此時大保



亦召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召公陳戒上旅是國  
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焚讀曰豪西  
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首豪國人遣其首  
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旅焚傳因焚而陳道義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傳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  
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西旅底貢厥焚傳西戎  
之長致貢其焚犬高四尺曰焚以大為異大保乃作旅

焚用訓于王傳陳貢焚之義以訓諫王音義

賄呼罪反  
底之履反

長丁疏

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  
於九夷八蠻於是西戎旅國致貢其犬名

樊太保召公乃作此篇陳貢樊之義用訓諫於王傳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偏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萃昭云而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西戎之

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焚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焚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焚旅國以犬為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傳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傳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傳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傳以寶玉

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音義

供音恭為于偽反侈昌氏

反又式氏反

疏

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

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總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紵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實為贊鄭玄云所貴實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馬案

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實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己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慮其廢職故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嫌人不

易物惟德其物傳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德盛不狎侮傳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狎侮君子固以盡人心傳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固以盡其力傳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

力盡矣

不易下質反狎易以政反盡津忍反下同

疏

正義曰既言分物

物言有德無德之正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

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已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傳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傳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傳在心為志，發氣

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

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

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傳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傳皆非所川有損害故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傳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

安傳寶賢任能則近人安邇人安則遠人安矣音義

五玩

贊反喪息浪反觀疏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

官喚反畜許竹反

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



之度皆惟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常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常傳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偏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

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  
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  
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  
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  
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  
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為生活民也下云  
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  
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犬馬非其  
土性不畜者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  
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  
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渚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  
不習用傳記無文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  
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  
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  
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

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傳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傳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傳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傳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

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音

**義**

行下孟反累劣偽反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一云八尺曰仞虧曲為反簣其貴反向許亮反乾其連

反晏音側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

**疏**

正義曰所戒以終故歎以結之鳴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

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若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傳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周禮匠人有

畎遂滿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服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曰是無逸篇文允迪茲者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人言叙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召公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誠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序巢伯來朝傳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

商慕義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傳芮伯周同姓圻內之

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音義

巢仕交反徐呂交反芮如銳反

圻音

疏

正義曰巢國伯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

王威德以命巢君史叙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于此君伯爵夷夏未明故直言遠國也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內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傳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

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音義

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

反疏

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

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輶弓之事云竹閉緘縢毛傳云緘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為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縢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鐐之不欲人聞也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金縢傳遂以所藏為篇名疏

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

事也史乃策祝至屏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叙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叙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叙之以為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傳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

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傳

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

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公乃自以為功傳周公乃



自以請命為已事為三壇同墀傳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墀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傳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傳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

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贄告謂祝辭音義

豫本又作忬為于偽反戚

千歷反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墀音善植時織反徐音置贄音至祝如字或之又反下同疏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召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

墀墀內築壇為三壇同墀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  
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  
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  
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  
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  
不憚憚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  
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釋訓云  
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  
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  
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道  
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  
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  
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  
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廖不以此  
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  
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功訓事也

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己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已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壇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壇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為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傳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傳天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傳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

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傳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  
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  
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傳歎惜武王言不救  
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  
龜傳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  
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傳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  
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傳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

事神音義

遘工豆反遇也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瘳勅留反下同

疏

正義曰史乃為

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大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大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為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

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  
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  
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正義曰  
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策  
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  
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  
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  
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  
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  
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  
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  
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  
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  
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  
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  
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

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歔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此告神稱子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劉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為始祖為王考曾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足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以王者存亡大



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傳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傳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傳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傳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

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

瘳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音義

篇于若反徐以略反馬云藏卜兆書管并必政

反差初

疏

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

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篇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滕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

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龜觀可識故知吉也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豐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絲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者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傳武王死周公

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傳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

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

公而未敢音義

喪蘇浪反孺如樹反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壁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

居東都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疏正義曰公於尺夷反鴟于驕反誚在笑反遺唯季反疏成王之世爲

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幾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篡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闕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

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辟法也釋詁文周公東征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

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  
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鴝鵒鴝鵒既  
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  
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  
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  
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  
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  
黨公作鴝鵒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  
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求  
征管蔡解此一篇及  
鴝鵒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傳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  
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傳



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  
說傳所藏請命冊書本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傳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傳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  
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穆卜傳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  
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傳言已童幼不及知周公

昔日忠勤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傳發雷風之威以  
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傳  
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  
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傳  
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邠人  
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傳木有偃拔起而  
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  
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音義

獲戶郭反拔皮八反弁  
皮彥反徐扶變反應應

對之應說如字徐音始銳反倡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  
字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冲直忠反新逆馬本作  
親迎使所吏反築音竹本亦作筑疏正義曰為詩遺王  
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見賢遍反疏之後其秋大熟未  
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  
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  
金勝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  
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  
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為不平之聲  
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  
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  
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  
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  
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  
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  
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正義曰上文居東

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  
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  
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  
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故云風災所及  
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  
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  
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  
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  
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二公  
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  
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  
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  
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為公造策  
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周公使我勿道  
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

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今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為恨辭公之東征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衮衣籩豆是國家禮也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築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

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傳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

之屬皆叛周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傳相謂攝

政黜絕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音義監古懺反視也

相息亮疏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反注同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

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叙其事作大誥傳正義曰知三監是

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代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

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

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君奭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闕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基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 大誥傳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齊義誥本亦作靠

## 疏

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

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已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



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  
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  
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  
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  
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  
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夷康誥乃與召公  
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  
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  
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傳周公稱成王命順

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弗弔天降  
割于我家不少傳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

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延洪惟我幼沖人傳凶害延大  
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嗣無疆大歷  
服弗造哲迪民康傳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  
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  
能格知天命傳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  
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傳已發端  
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傳前人文

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  
忘大功言任重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傳天下威用謂  
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

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傳安天下之王謂文

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

言卜不可違音義

猷音由道也邦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盡津忍反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

作害不少馬讀弗少延為句難乃旦反累劣疏正義曰  
偽反矧矢忍反責扶云反徐音憤遺唯季反疏周公雖  
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言王順大道而為  
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

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  
多此害延長寬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  
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  
其政不能為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  
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天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  
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  
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求濟者惟在  
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  
忘大功既不忘大功將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  
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  
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大明命今  
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正  
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  
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  
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  
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大守翟義叛莽莽

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  
誥衆國於文為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  
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  
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  
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為王則  
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釋詁云延長也洪大  
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損累之故  
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  
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為念向下  
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嗣訓繼也言  
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傳世三十卜  
年七百是長遠也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沉難天子必當  
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  
自責而謙前人文武也者成王前人故為文武也以涉  
水為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  
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

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已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則開不行故將伐四國紂為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人道步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傳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殷小

腆誕敢紀其叙傳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傳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傳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敕寧武圖功傳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傳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

吉所以為美音義

蘇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旦反父音甫

後同疵在斯反馬云瑕也令力呈反易以鼓反下其疏  
易同救亡婢反應應對之應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  
正義曰上言為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  
後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  
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  
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敗紀其王  
業之次叙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敗然者上天下威於  
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  
而欺惑東國又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吏  
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  
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  
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  
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  
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



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答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

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爲之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并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傳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傳用汝

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  
罔不反曰艱大傳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為  
大難叙其情以戒之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傳言  
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  
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傳於我小子

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

從卜音義

逋布吾反

疏

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為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

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

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官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總呼大夫為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遁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為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眾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遁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為大難言其情必如

此叙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并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并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并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

征之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傳故我童人

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

其害可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傳我周家為  
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越予  
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傳言征  
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  
臣上下至御治事者綏予曰無咎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傳汝衆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

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音義

鰥故頑反造為也馬云遺疏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  
也卬五剛反我也咎音祕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

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今叛信姦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今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違我不欲征也傳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家為天下役事總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印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為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綏安也德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功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

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已  
乃復設為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傳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  
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  
茲命傳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  
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傳人獻  
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王嗚呼

天明畏弼我不丕基傳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

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音義

相息浪反畏如字徐音威疏正義曰既叙衆國之



情告以必征之意己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傳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天閱毖我成功所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傳閔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  
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肆  
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傳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  
下道我友國諸侯天悲忱辭其考我民傳言我周家有  
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予曷其不于前寧人  
圖功攸終傳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  
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傳天亦勞慎我民  
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傳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

之音義

省悉井反閏音祕裴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

疏

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

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教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正義曰閏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

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  
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  
平釋詁云裴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  
言周家有大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  
使得成也亦者亦民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  
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已去之言  
天急於民至甚也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  
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  
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  
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傳順古道我其往東征  
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若考作室既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傳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

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  
知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傳又以農喻其父已  
蓄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厥考翼其肯  
曰予有後弗棄基傳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  
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肆予  
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傳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  
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若兄考乃有  
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傳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

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

誅而無救者罪大故音義

日人實反之難乃旦反下為難同底之履反構古候反治

直吏反蕃側其反草也田一疏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

歲曰蕃穫戶郭反惡烏路反

疏

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

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  
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  
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  
為喻其父蕃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  
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  
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  
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  
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  
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  
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為家

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救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印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印為惟但印之為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印為惟義也傳正義曰又以農喻也者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底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蓄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蓄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經言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者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經言若兄考者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為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

心不退  
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傳歎今伐四國必  
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  
人迪知上帝命傳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  
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  
今天降戾于周邦傳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  
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伐  
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傳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



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

不知天命之不易也音義

易以疏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

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傳正義曰言其故者此言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效

也王肅云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者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傳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

不順天終竟我壘畝乎言當滅殷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傳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  
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并吉傳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  
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  
惟若茲傳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  
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音義壘力勇  
反僭子  
念疏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  
反疏喪亡殷國若稼穡之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

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  
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  
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指意以安疆土  
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  
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  
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正義曰天  
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  
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  
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  
文王之指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  
須乎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指意伐叛則已善矣不  
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  
文王安人之道有指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  
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天命不僭  
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  
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傳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

殷後傳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宗公為湯後作微

子之命傳封命之書疏

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

為殷後為書命之史叙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絕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遁於荒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宗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

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 微子之命傳稱其本爵以名篇疏

正義曰令寫命書之辭以為此

篇名陳君牙同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傳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傳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

今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傳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傳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傳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傳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傳撫民以寬政放桀邪淫蕩之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傳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踐修厥猷舊

有令聞傳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恪  
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傳言微子敬慎

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音義

正音政  
商以制

反聞如字又音問篤  
本又作竺東谷反

疏

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今以大  
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

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  
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  
紂紂父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  
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  
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  
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郊特牲云天子存二  
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正  
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



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爲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爲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傳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欽哉往敷乃

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傳敬哉敬其爲君之

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

常以蕃屏周室戒之音義

敬許今反蕃方元反本亦作藩

疏

正義曰傳言慎汝祖

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

弘乃烈祖

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傳大汝烈祖成湯之道

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

下同榮慶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言微子累世享德不

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傳

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嗚呼往哉惟休無  
替朕命傳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

音義

毗房脂反俾必爾反斃音  
亦好呼報反厭於艷反

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

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獻諸

天子傳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傳異畝同

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

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禾傳亡音義

穎役領反穗似**疏**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  
醉反本亦作穰之內得禾下異畝壟上同穎穗以  
其有異拔而貢之天子以爲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  
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叙  
其事作歸禾之篇傳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  
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知其所食邑內得  
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  
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爲穗  
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  
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  
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  
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爲說也禾者和也  
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爲周公德所感  
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  
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  
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

解必不肯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爲唐叔耳

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傳已得唐叔之禾遂

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傳

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

下亡疏

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爲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叙

其事作嘉禾之篇傳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爲既得命禾謂復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

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  
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嘉訓善也  
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  
天下此以善禾爲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爲  
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  
此篇後篇在前者蓋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卷十二

尚書注疏卷十二考證

旅焚序大保作旅焚疏釋詁云旅陳也○林之奇曰經云西旅則不可以訓陳也蓋書篇名惟取篇中之字如詩云維鵲有巢即以鵲巢名篇也如必以旅爲陳則書序不當云作旅焚臣召南按旅訓陳以之解旅巢命則可以解旅焚則不可以經言西旅底貢厥焚是國名也林說自確

西旅底貢厥焚傳犬高四尺曰焚以大爲異○林之奇



曰說文犬知人心而可使者曰獒左氏公羊言晉靈公事則獒之爲犬有異於常犬也

畢獻方物疏鄭元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

鹿是也○

臣召南

按鄭以穆王事解蕃國貴寶爲贄

已屬不經孔疏引以証此篇方物尤非也穆王不聽祭公之諫耀兵勤遠得四白鹿白狼自是荒服不至召公當開國時若預料有其事者於西旅貢獒即動色告戒以不寶遠物安得以周語及王會篇解此文

哉

金縢序周公作金縢疏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

也○

臣召南

按孔疏此條直糾小序之失語足翼經

植壁秉珪傳壁以禮神疏又置以爲贄也○林之竒曰

按下文曰屏壁與珪則圭璧似皆以祈神非執桓圭

以爲贄也

惟爾元孫某疏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

林之竒曰周公之禱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

其名而代以某字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之諱始於周也又曰自太王王季而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而言之曰丕子其實一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丕子史記作負子

管叔及其羣弟傳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

放言於國疏孔似不用孟子之說○

臣召南

按此孔

傳之誤也下文又曰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

是安國實指周公爲兄異於孟子据史記武王同母

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  
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次序秩然孟  
子之說不可易也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

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音義

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臣召南

按周公居東此

條爲千古疑案山經文我之弗辟辟字孔讀作刑辟  
之辟故以居東爲東征鄭讀作避地之避故以居東

爲避謗以詩幽風證之毛傳小序說與孔同而鄭箋獨異宋儒以孔傳爲是者林之奇以鄭箋爲是者項安世至朱子則初取孔傳以爲詩傳晚年又駁孔傳而從鄭箋蔡氏傳則朱子晚年說也從孔傳則辟訓法即後蔡仲之命有致辟管叔之明文從鄭箋則古文辟字作辟本是避字二說互異不能強合獨怪孔穎達於詩疏曲宅鄭箋於書疏不能力主孔傳即辟之訓法祇以釋詁文三字解之何哉又按史記作我

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此則又一說也

周公居東二年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疏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

臣召南

按以居東爲東征則作大

誥誅武庚罪三監皆在此時破斧之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歌此事也王猶未察公作鵲鴝之詩及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公歸時則已三年矣我徂東山之詩公所以勞歸士也然則居東即東居舊殷征戰之地罪人斯得即武庚管叔授首孔疏何乃引王肅說謂

東是洛邑哉何乃謂東征鎮撫案驗其事哉孔疏所云是仍以鄭箋解孔傳矣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疏鄭元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臣

召南

按康成箋詩於周公避居東都說異毛傳邶鄘

衛譜幽譜再三言之必有所據但其解鴟鶚之詩則確然知其非也謂居東後成王殺其屬黨乃作詩貽王以救之是以鴟鶚目其君而以子目其官僚也尋

常之人悖謬不至於此况聖人乎孔疏於詩既不能  
糾其違於書又援引其說昧於裁矣

二公及王○顧炎武曰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外而上  
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荀子曰二公仁  
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

王出郊天乃雨○王應麟曰金縢之異說有二焉魯世  
家曰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  
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  
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曰  
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爪以沈于河乃書而藏之  
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爲亂周公走而  
奔於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  
周公旦欲爲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爲成王魯世家  
亦與恬傳同譙周曰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  
失其本末也

大誥序三監及淮夷叛傳三監管蔡商疏惟鄭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

臣召南

按孔傳解三監非也

康成說是設三監所以監武庚也若并數武庚尚監誰哉孔穎達於詩邶鄘衛譜暢言三監是管蔡霍引伏生書傳及蔡仲之命以明其說又引孫毓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惜不移以疏此序也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音義馬讀不少延爲句疏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

臣召南

按馬鄭王皆學今文据音

義及疏是伏生所傳以不少延爲句孔氏古文則以不少爲句也王安石蘇軾並謂馬鄭王讀是後儒從之

寧王傳謂文王也○蘇軾曰當時稱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林之奇曰此篇所稱考寧王寧考寧人皆是武王先儒以爲文王殊失經意

殷小腆○林之奇曰蘇氏以腆爲厚按左傳云不腆敝邑固當訓厚金履祥曰小腆猶云蕞爾國

微子之命序命微子啟代殷後傳啟知紂必亡而奔周

命爲宋公爲湯後○

臣召南

按序是言成王既殺武

庚始命微子爵爲上公以奉湯祀也孔傳之說則武  
王克商即封宋公矣與序不合又此傳可疑漢以景  
帝請啟作開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是也孔傳何得  
不避光儒疑孔傳多後人所爲此亦一証矣

疏非去紂即奔周也○

臣召南

按孔疏糾史記抱器

面縛之妄極精

微子之命傳稱其本爵以名篇○林之奇曰不云宋公之命猶稱殷爵蓋殷臣之客於周者也顧炎武曰微子於周蓋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爲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

慎乃服命疏上公九命○葉適曰周制三公八命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

尚書注疏卷十二考證